

以雪之名

■草白

很多个冬天的黄昏,她坐在房间里等待雪的来临,等待那个关闭已久的世界重新开启。仙乐飘飘,大雪纷飞。雪落在道路、树木和屋顶上,将山林染白,将田野变成白茫茫的雪地,让人欢喜、震惊。

通常在第一朵雪花着着答答地飘落之前,她的回忆便开始了,并纷纷扬扬地铺展开,不可收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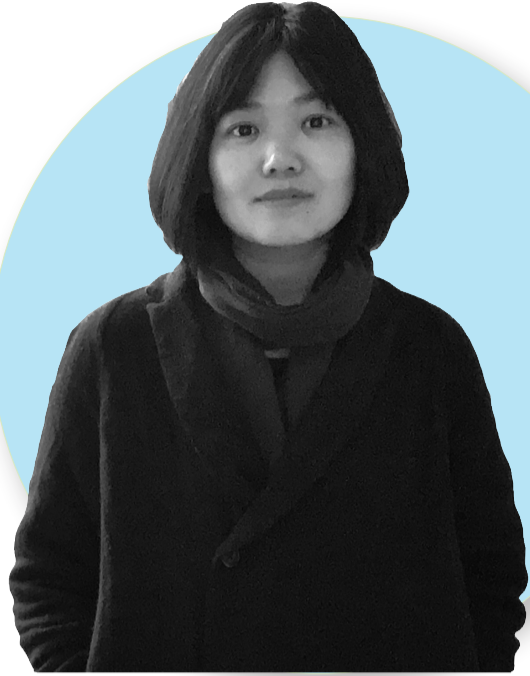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个雪后的早晨,阳光透过树枝照射在积雪的路面上,被许多脚印所踩踏的黑色柏油路显得泥泞而温滑。九岁的她终于穿上那双观瞻已久的红靴子,细腻、光滑的猪皮,里面附有稀疏的毛绒物及虫蛀的痕迹——它们来自她时髦的妈妈,在母亲的鞋柜里一躺就是好多年。相比她的脚,它们实在太大了。在父亲的搀扶下,她晃悠悠地行走走在雪地上,像醉酒的人踩着高跷,她感到莫名的快乐,又有些许担忧。积雪的路面上随处可见四仰八叉的人,蹦跳的孩子走着走着便摔倒了,颤颤巍巍的老人将自己绊倒在雪地里。但父亲在她不会摔跤,父亲的手温暖而干燥,紧紧抓住她的手。那天早晨,他们走过一些高耸而湿滑的台阶才来到雪地里。——她一点也不想不起来,他们为何要走出温暖的屋子,母亲怎么会同意他们出门。她只记得雪后的世界变得无比亮堂,房屋的顶上全是白鳞鳞的积雪,树枝上挂着串串雪,道路两侧是硬而发黑的脏的雪,被冻成冰渣子的雪。路的那头,男人们站在雪地里大声说着,眼前浮现出一小团一小团的哈气。或许,父亲就是被这些人的笑声所吸引。平日里,他们都是父亲的牌友。下雪了,天寒地冻,与世隔绝,更有理由组织一场昏天黑地的牌局。

关于那个遥远的雪后早晨,除了布满灰黑色冰渣的路面,红色高跟鞋带来的蹒跚感以及父亲宽厚温暖的手掌……更多细节,她已经无法回想。但雪带来的兴奋感一直埋藏在她体内。它们太强烈了。雪对事物的侵占是彻底的,全方位的,毫无商量的余地。视域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。面对如此场景,她总是忍不住想要大喊大叫,对着漆黑的夜晚,对着茫茫雪原、朗朗晴空。

很多年后,她还能回想起冬天里第一朵雪花从浩瀚无垠的苍穹飘落,心底涌现的感觉。好像期盼了许久的雪终于到来了。雪后屋檐下滴滴答答的化雪声,刺亮的雪光反射到屋里墙壁上,留下不规则形状的跳跃的光斑。清冽而彻骨的冷。她搓着手在雪地上走来走去,听雪从树枝上簌簌抖落的声响,冰块在沟渠里一点点融化,感到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。

那个雪后的清晨,她的屋子里来了一群人,他们将她带到邻村的墓园里。一个早逝的朋友孤零零地躺在那里。雪让死亡变得遥远,好像那是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事。他们在墓园里谈论各种计划,计划之一便是未来某天要把死者置身的地方装扮一新,把荒凉的坟地改造成豪华墓园,要有石狮、石凳、汉白玉碑石,还要松柏常青,花开不败。他们想让人记住死者,记住一个年轻而过早凋谢的生命。他们还蹲在雪地里拍照,相片洗出后,曝光过度的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。雪光照下的身体也显得臃肿不堪。那时候的少年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衣物,他们的衬衫、外套、鞋子、围巾都是他人替换下来的。它们样式老旧、面目模糊,不过分宽大,就是窄小而局促,把人箍得喘不过气来。一句话,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状态,一切行为不过是模仿,连雪地墓园里的脚印也可归为此类。

很多年过去,墓园里的一幕被渐渐淡忘,她



经常想起的只是那些人如何在雪地里艰难跋涉,一路询问,最终找到她的家。幸运的是雪把破败的屋舍完美地掩盖住了,所有丑陋的、污水横溢的地方都被完好地遮掩起来。他们来到她的屋子外面看到的只是雪,洁白的、遮挡一切的雪。这也是她这么多年热爱雪的原因。她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平常的气候里来到那里,向她招手,喊她的名字。她不能让人看见自己住在一个破旧的地方。她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住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。

后来,一些离家出走的人成了她的朋友。他们不仅有相似的遭遇,似乎还存在着某种共同语言。下雪了,他们来到异乡的雪地里,想着在那上面留下痕迹,就像许多年前在自己家乡所做的。无论在哪里雪都是不一样的,它们是崭新的寒冷,留给寒冷一个完美的理由。

飘逸的雪花既无法被瞬间融化,便一点点堆积起来。视野所及都是雪,不断积压的雪,各种形态的雪,层叠不化的雪。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消失了。过去和未来的界线也不复存在。在雪地里,只有今天、现在和此刻。人们走出屋子,找到那些雪,又看着它们在眼皮子底下慢慢融化,彻底消失。

她的几个舅舅都是在下雪天结婚,好像这是上天的有意安排,让雪花飘荡在婚礼现场给新人送去别样的祝福。她终究没有询问母亲,她与父亲结婚时是否也下雪,这涉及到生命源头的问题,让她难以启齿。她只在童年有幸参加过舅舅的婚礼,鞭炮炸出的红泥溅落在皑皑白雪上,煞是触目。在没有冰箱、物质匮乏的年代,为了食物的保鲜,人们会选择在冷天里举办宴席。食物烹煮时散发出的浓郁香气,给人无限遐想。人和动物都饥肠辘辘,胃口大开。

她见证了那一幕:穿红嫁衣的新娘在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,伴娘们为躲避鞭炮追逐奔跑在陌生的村街上,而雪花在她们的头顶飞舞。面对此种场景,男人们乐得拍手大笑,好像这是无上荣耀,是婚礼带给新娘和伴娘的荣耀,也是雪带来的。

从那时候起,她就对一个女子出嫁路上遇见的一切感到恐惧。那个世界无所逃避,鞭炮声能把人的耳朵震聋,把好端端的身体炸成碎片,而雪地又那么冷,雪的世界无处可藏。

秋去冬来,寒冷骤然降临的日子,她的身体在感到冷意袭来的同时,也会想起至今仍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的亲人。好像在这个世界上,冬天离他们更近一些,雪花随时可能飘落在他头顶。她总固执地感到自己来自一个寒冷的、有许多雪、屋檐下悬挂着冰柱的地方;当世界变冷的时候,她担心的永远是家里那边的人。这种噬骨蚀心般的担忧不会随时间流逝而终止,好似她的身体里藏着一道隐匿的通道,时刻向着过去狂奔。

一个下雪的日子,有人从老家给她打来电话。那个人路过了她的村子,被人指点着知道了她从前居住的地方。有两间房子,一间在河的西面,另一间在河的东面。有两棵树,一棵是栗子树,还有一棵是橘树——它们都是她过世的祖父种下的。她父亲早逝。祠堂的石碑上刻着兄长的名字。屋宅的门楣上还留着儿时的涂鸦。那个地方的人都认识她,熟悉她的一切,哪怕她早已离开。

打电话的人好像站在一块高高的坡地上,他居高临下,诉说一切,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事情一目了然。她日夜担忧的人早已不在那里了,祖父走了,祖母死在一个温暖的冬天。房子里堆积着满满当当、面目模糊的旧物,散发出无人使用的气味。母亲的嫁妆也放在二楼卧房里,她带回一只画着梅花和兰草图案的箱子,当作书箱使用。箱子底部有明显磨损痕迹,箱体散布着隐约的蛀孔,她上面搁置花瓶、咖啡杯、绿植和石膏头像,也让新的阳光和尘埃融入物体暗日的表面。

那个屋里发生的一切还在她脑海里回荡,并永远回荡下去。所有寒冷的日子都留在那里,民间故事里的鬼怪精灵也留在那布满孔隙的板壁里,连同里面仍然活跃的虫蚁一家——而房屋产权的最初拥有者以及故事的讲述者早已长眠地下多年。她长满冻疮的手指,冻得像胡萝卜一般的手指,还在梦里拿起那个屋里的东西;它们小心翼翼地抚过尘埃密布的瓶瓶罐罐的表面,童年的美食正躺在陶瓮的底部,散发出甜腻、温暖的气息。它们是柿子晒成柿饼之后所漫溢出的气息,也是雪后灶膛里被炭火煨熟的红薯气息。

冬天的房间里,她闻到了雪的气味,火焰的气味,回忆的气味……不可抑制地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植物根茎部的甜味,那种与呼吸和梦境建立起隐秘联系的味道,此刻无论怎么品咂和感知都无法被确切地捕捉到。这一刻,她才真正意识到雪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。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细雪

修复了伤口。那里曾有一棵乌桕树,入冬时卖给了树贩子。物件旧事,多少故人,只有雪是新的。“雪花上千次落向一切大街”,哪一朵,藏着我们经年的疼痛?

落雪的黄昏

雪落在野鸭身上,逃避了它的黑。野鸭落在湖面上,一个时间的破折号,呈现了世界的扁平性。路上的积雪有人清扫,湖面的积雪却是合理的。

年轻时,我们多么热爱不合理的一部分。落雪的黄昏,细细的雪,覆盖了鸽粪。一片雪追着另一片雪。山峰笔直,泛着寒光,伸向大地白茫茫的砧板。

拒去靴子底部的雪块,如同遣弃说谎的戒指。谁不迷恋芜荑、青蒜和冬笋?我们一头钻进厨房,想把一生浪费在这里——而腊梅开在雪中,深潜存在的意义。

成为事实。视频中,我们频频举杯,室外的天空,还有雪的碎片。

原谅中年的徒劳,就像原谅一个雪人在雪霁后融化。原谅雪人的臃肿、虚伪、不堪一击,就像原谅自己——可我们仍是透明的、锋利的冰块,生活的炭火在炙烤我们。

雪从不为自己辩护,并为河堤

雪饮十八行

■陈巨飞

粉笔的造雪机

顺着脚印去找一个人?春天,一定会在前方阻断你。顺着鸽子的焰火坠落?雪,也许会替你拆除语言的栅栏——湖面在告别,屋脊在归隐,毛竹有沉重的肉身。

风,越来越具体,而风景变得抽象。这个时候,适合做古人。月光均匀、冷冽,车辙画着平行线。从一开始,就不该走进雪的迷宫。从一开始,就不该怀念粉笔的造雪机。

挖走,埋在雪地的菠菜。铲去,下了十年的雪。“那雪正下得紧。”多少次梦里,你还在课堂上讲解这个“紧”字。天地宁谧,万物屏息,讲台上,落了层静静的细雪。

雪饮

友人从杭州寄来花雕,也打算寄来湖心亭的残雪。而雪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虚构,这一切,让微醺的雪



萧大风死的那天早上,她正在公司里开人事大会:CEO被临时解雇,尚未得到CEO签字的项目要暂停。

那是个过分燥热的南方冬日,室内的冷气开得很足,同事们把握时机,穿上新款冬装,共同营造岁末温馨气氛,却也掩盖不住惶惶散开的耳语。公司要大换血了吗?一切来得太突然。她还记得前一天,那个满身珠宝的中年女人表扬她,看好她的新项目——忽然就这样走了,她莫名想起宫斗戏里的情节,受宠多年的皇妃被赐死,一切明争暗斗,都要从头来过——想到这,她一天的能量就泄了大半。

从会议室出来,经过长长的走廊,在深蓝色的墙壁边,她像鱼一样游回自己的座位,手机便再次震动。有好几个未接来电,全是奶奶打来的,她不想理——或者午休后再回复,此刻必须全心全意,准备圣诞节的提案会议。

“PPT打出来,一式五份。给前台打电话,让他们预订海景会议室。道具准备好了吗?那个玻璃球,里面会自动下雪的那个。”

好的。放在桌子中央。冷气再开大一点,最好有我们预设的那种冬日感觉。”她一边吩咐实习生做事情,一边套上毛茸茸的白色外套,戴上圣诞鹿角。不远处,和她同样装束的三女一男也走过来。他们将穿这身圣诞主题服装,来迎接大客户——美涯商社。

临进会议室前,她的手机再次响起来。来不及调静音了,微信内容已经弹到屏幕上。她使劲揉了揉眼睛,反复看了几次,才敢确定内容:

“你怎么不接电话?你爸死了!”

一切都像梦一样,她不记得是怎样发生的了。她听到奶奶在电话那边哭号,说怎么办啊,我的儿啊,就这样走了啊。遥遥,我们可怎么办哪。她以为自己也会哭,但没有,甚至没有任何反应,只是轻轻问了一句,他是怎么死的——或者没有问,她记不得了。因为很快,她就回到了会议室,跟美涯商城市场部的人打招呼,握手,交换卡片,互相微笑,再坐下,让手机仰面朝着自己,任由微信消息无声地弹出。她已经被加到亲戚群里,表哥分享了一条推送,是来自家乡小镇的新闻公众号:【突发】冬天的第一场雪,中年男子酒醉冻死街头”。灰蒙蒙中,她看到萧大风的轮廓,肥胖又蛮横,肚脐高高凸起,毛衣表面上积起一层细密的雪,像一条搁浅的鲸鱼。

然而她不能再盯着手机看了,因为同事已经开始今日的会议:“首先呢,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:你们喜欢看雪吗?不要笑!我知道,这是一个又老土又愚蠢的问题。在这个一年四季都20℃左右的城市里,雪自然是难得一见。多少人为了看雪,飞到什么北海道啦,加拿大啦,甚至冰岛!比方说我啦,我就是个雪景的狂热爱好者,年年圣诞,我都带老婆孩子去看雪的。看,这是去年,我们在美国,一家三口,暖暖和和,坐在壁炉前,吃火鸡,看电影……”

灯光暗下来。同事一边尽情表演,一边控制PPT,让那些充满幸福感的圣诞雪景照片在他身后变换。光影营造出的细密飞雪,像斑点一样布满他的身子。她就坐在离大屏幕不到五米的地方看着,努力地看,认真地看,锁紧眉头,眯起眼睛,所见之物却越来越模糊。那些斑点化作尘埃般的细雪,迎面扑来,她揉揉眼,雪就成了轻飘飘的浮云,一个高大却不坚定的身影在尘下显形,晃来荡去,满嘴酒气,在干燥的暖风里唱着走调的粤语——“当你未放心,或者先不要走得这么近,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,你可马上转身”——那是萧大风。而她却变得很小很小,趴在萧大风的背上,跟着旋律哼唱,迎面而来的还有她的妈妈,抱着刚刚满月的表弟。眼下还有其他人。爷爷,奶奶,姑妈,姑父,表姐,小姨……那些熟悉却遥远的脸庞,在歌声里越来越模糊。后来她趴在萧大风的背上睡着了——那是小学三年级或是四年级,她也忘了。等她醒来时,灯光熄灭了,妈妈不见了,歌声停止了,屋子里很冷,没有暖气,暮色灰蒙,像常年不洗的被罩,她口干舌燥地走出去,走到阳台边。屋外在下雪,很小很小,细雪夹杂雨点。她趴在阳台栏杆,伸出手去接雪,一点点的白色粉末,落在她手中,很快就融化。她还想再感受多一点,于是把脖子也探出去,就在这一刻,她看到了萧大风。他就在楼下的花园,背上趴着另一个女人——瘦小的身子,顶着一头橙色的蓬松卷发,像一个个小小的精灵。精灵一时飞上,一时飞下,牵着萧大风的手,在细雪纷飞中又跳又旋转。她看着他们越走越近,靠在楼下的大门接吻,随后,两人分开,一前一后,没错,就是这时,她瞄准,用力,将阳台上的花盆给扔了下去——

“……今年,在这个异常温暖的12月,不用再请假飞去异国他乡,不用花那么大代价专门去看雪,因为,只要去美涯商社,就能感受到仿真的雪!”

说着,同事打了个响指,实习生就马上配合地起身,对着天花板按下遥控器,屋子里开始下雪了。白色的粉末,冰莹的颗粒,无声地,缓缓地降落,像是挫骨扬灰、糖霜洒落,也像是飞速下架的泥土块,在风中散开的尘……

“啪嗒——”花盆碎在地上,盆中的泥土瓦解了,染黑了白白浅浅的积雪。在这不断晕开的黑色之上,还躺着一团醒眼的鲜橙色,很快,血从那里漫开。小雪继续飘,橙子开始发霉,表面泛起白色绒毛。救护车的鸣鸣声从远处传来。有人在哭,在低吼——是萧大风吧?她不确定。因为她没有跑下去看,而是持续僵在昏暗不明的冷风里,任小雪落在面庞,融成冰得滚烫的眼泪。她已经做好了准备,打算迎接暴风雨般的体罚,就像偷了同学的玩具,或是数学考了倒数第一名那样——然而没有,她看着萧大风抱着那个女人上了救护车,之后便没有再回来。

后来的生活是怎样滑下去的?她记不真切了。她跟着妈妈去了北京,认了后爸,住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。后爸是个外国人,每周末才回来。家中清静时,妈妈便喝酒。她分不清妈妈何时醒着,何时睡了,直到有一次妈妈将自己完全地沉溺在浴缸里——当救护车再次来临时,她知道了,抛弃她,成了大人间互相报复的砝码。最终她被带去了住在乡村的奶奶家。同学都是村里的孩子。他们面对从都市归来的同龄人,磕着瓜子议论纷纷。她开始发胖。满脸长出暗疮。那些红通通的痘粒,被她手指挤得流脓结疤,终于她成了斑点满身的人。不仅是脸上,更是心里。那场阴冷绵密的小雪一下就下了好几年,一点一点,将她浸透,刺穿,漏洞一个接一个,蔓延成蜂窝煤的样貌。

尽管如此,萧大风也很少来看她。最多是在过年的时候,他们一起吃饭,偶尔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,她知道,趴在他背上听歌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,她不确定是因为她成熟了,还是因为那年给那女人脑袋留下的伤疤,成了他们两人间的屏障。没人跟她解释,萧大风与那女人的事。她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窥探。申请新的QQ号。用假女人的头像加萧大风为好友。搭讪,聊天,去他的QQ空间,翻看他的每一条动态与日记。终于,她在留言板里发现了那个鲜橙色头发的女人,网名是“叶子”。叶子在自己的空间里发了很多照片:穿着背心,露出锁骨上的文身,那里飞过一只蝴蝶;发色不断改变,套着满身热带植物的大长裙子,立在灯下,弹奏吉他,像一只骄傲的鹤,四周围坐满了人——萧大风坐在第一排正中间,像一个虔诚的信徒。她想像萧大风和叶子过着一种浪漫又不羁的生活,像诗人、艺术家那样,化蝶飞翔。然而等她上高中的时候,萧大风就跟叶子分了手——没人告诉她,她自己在叶子的空间里看到了结婚证,相片里的男人是陌生的。那之后,他去奶奶家吃饭的次数多了,染了很严重的烟瘾,一餐酒,可以抽半包,又爱上喝酒,喝完就吐,大吵大闹;身子日益变胖,臃肿,笨拙;得罪了上司,丢了工作;跟着人去投资,又亏了积蓄;潦倒便喝酒。越喝越潦倒。不过那些日子,她已经不在奶奶家了,她考到南方读大学,开启全新的人生。

“……那么怎么进行线上直播呢?我们请新媒体专员Alice小姐为大家讲解。”同事将话筒递到她面前。她的思绪与肉身开始抽离。她仿佛看到自己站起身,从容走到电脑前,一边操作PPT,展示那些精美的图表,一边跟大家说,首先,会在社交媒体开启一个话题标签“细雪小团圆”,然后,邀请网红参与,分享自己与“细雪”有关的亲情故事。为了让整个活动更多元化,他们的技术团队还会设计一个AR滤镜,输入的文字,会像雪花一样,降落在屏幕里,而每个人都可以录制一段这样带有雪花文字的视频,发送给自己的家人,传达爱与祝福。

会议结束了。客户的反应还算不错——由于时间紧迫,他们能挑选的余地也不多了。同事们对这个项目十拿九稳。他们在兴奋地算计着,签了这单以后,年终分红会有多少。然而她无法加入那些话题了,独自一人留在会议室,呆坐在沙发上。微信群组还在聒噪着。她麻木地看着,那些陌生又遥远的头像,在说着一些意外保险之类的事情。她不想看了,心中却不断冒出问题:如果时间可以倒转,她是否还会将那个花盆扔下去;如果花盆没有砸伤叶子,她的爸爸是否就不会与她隔阂多年;又或者,如果她再狠心一点,趁叶子受伤的时候,再扔个什么东西下去,让叶子死于干涸,那么日后,她的爸爸是否也就不会在情伤里沉沦,成为酒鬼,迷迷糊糊,冻死在街头。然而这些假设都无法找到结论。她惟一能做的,就是拿出遥控器,对着天花板轻轻一按,那些细碎的人造雪花,便一点点飘落下来。她闭上眼睛,仰头对天,让那些冰冰的碎片落在自己面庞,转瞬融化、消逝。她的视线开始升高,拉远,她仿佛看到一个玻璃做的小屋子,屋内闪着五颜六色的光,光下飘着温暖的小雪,雪中,她变得很小很小,趴在萧大风的后背上,睡着了。

